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二十

全臺外史呂邦燿編

度宗

咸淳七年辛未

賈似道馬廷鸞並相

十二月己亥謝方叔原官致仕

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爐來進賈似道恐其布望諷言者相繼請奪方叔官制置使呂文德願以己官贖之數年乃叙復以惠國公致仕尋卒贈少師方叔在相位子弟頗干政余玠知重慶府夔路轉運使有利司都統王夔殘悍

不法玠誅之薦親將楊成為文州刺史戍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己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和戎之心非我調停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初聞召命下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悲慕如失父母　度宗初在潛邸荒於酒食及即位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閤門謝恩者一日三十餘人由故相謝方叔獻靈丹故也有中貴人竊見帝怒鞭之

咸淳八年壬申

賈似道馬廷鸞並相

是年五月李廷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六月丁酉章鑑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自權吏部尚書除）

鑑字公秉分寧人以別院省試及第

九月辛未賈似道為明堂大禮使

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卻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

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決威福建肆行相視以目

十一月馬廷鸞罷相

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懐永圖臣死且暝目泣拜而出端宗即位召不至居家十

七年丙午

十二月甲寅葉夢鼎除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夢鼎引疾力辭宰揆郎曹沓至趣行扶疾至嵊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俔富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恭帝初即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姦捕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即位於閩召為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

失聲而還後二年辛

咸淳九年癸酉

賈似道獨相

是年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屈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下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裹創見阿术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援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术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以為固至是阿

求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江
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
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
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
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
亦赴火死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
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
急於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樊城
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
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

帝從之元主以文煥降命如詔還報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當不至此文煥凡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僎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三月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馳驅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夏四月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繅漢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築城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六月己丑給事中陳

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時國事危急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裨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向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克責之辭寡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餙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

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心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惱憂之歎以逢其君誤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間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閫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閫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龐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撲駕漏不足

以富衙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尤景廣近目睫矣惟君當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九月辛巳章鑑除簽書樞密院事

陳宜中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自兼權吏部尚書除

宜中字與權永嘉人入太學有文譽寶祐中丁大全得寵於理宗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鏞劉黻林則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宜中坐削籍拘管建昌軍士論稱之號為六君子大全既竄丞相吳潛奏還宜中賈似道入相復為之請有詔六

人皆免省試今赴景定三年廷試丙寅中中第二人歷官監

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

縱丁大全肆惡基宗社之禍命格宜中亦自請外為江東提

舉　帝平公事五年召為崇政殿說書七年入為刑部尚書

咸淳十年甲戌七年癸未帝㬎即位

賈似道王爚章鑑並相

正月丞相賈似道起復

九年十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

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

葬詔似道起復還朝　似道母兩國夫人胡氏者錢塘鳳口

里人賈涉至鳳口見而悅之戲曰汝能從我乎婦曰有夫安得自由待其歸君自爲言夫歸欣然賣與嘉定癸巳涉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者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與妻丞以乏使令欲借一妾涉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涉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縣治賈丞校事他郡歸請於宰方始知之終不以入涉家後去任雖攜似道歸而其母竟流落嫁爲石匠妻及似道鎮維揚訪得其母偕石匠來見似道使石匠往江上興販計沉之江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四十年以壽終似道

歸越治葬太后已下及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為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次乘擁死數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賤沒及腰膝不得遂使雖度宗山陵無以過此蓋自三月至七月似道持喪起復辭免虞文泪泪治無虛日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兵渡透時人為之語曰莊子所謂無用之用者此姬是也姬死賈必敗國必亡矣（出三朝野史）

二月乙酉趙順孫罷同知樞密院事（除福建安撫使）

十一月丙戌王爚右丞相兼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進兩秩除）

章鑑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同知樞密院事進兩秩除）

十二月癸亥賈似道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

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違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為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進並進有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無得妄作殺掠有去順效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秋七月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

十六八九歲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數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笑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富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

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衛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耳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斥之有無名子詩云厚我藩籬長彼貪不然啣璧卜那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是月元伯顏而攻陸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懽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

伯顔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剌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丁巳元伯顔至漂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顔曰此小水不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世傑力戰元兵不能前遣人召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於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為便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都統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死赴火死伯顔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

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鷂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朮即以昏時率

四翼軍遡流二千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术遥見南岸多露沙州即登舟指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方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术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卻阿术遂登沙洲岸板步鬬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术獲其船千餘艘阿术遣人還報伯顔大喜揮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术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顔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术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

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工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時鄂州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遂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艨艟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殺之伯顏曰義士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荊湖宣撫使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十萬人守鄂規取荊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朮東下臨安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既破朝廷大

慴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孫虎臣總督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詔天下勤王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位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在生民先帝一十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桓温羣眾向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至於如此人心忠義其孰無之太皇后七秩之聖躬行天下孤惸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惜卿鄰之老幼豈

臣子忍坐視君父之危阽寧無郡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若合倡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以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度宗理宗母弟也改元咸淳在位凡年陵曰永紹先是慶元府阿育王寺有舍利塔雍熙中頹圮非得萬緡不可有一行童發願募緣修造日今推入大王榮即景有力持疏勸緣大王只聽一千緡行童師不能成乃斷臂瀝血不止而死其事異有言者度宗於庚子歲入大王府中降生日夜啼哭不止一乳母抱之行廊廡下入小閣見粘一塔影忽然而笑去而後顧猶塔影置其手中遂不復啼哭乳母以告大王忽悟所聽孩未句下本寺訪之言行童以某年某月某日死計死之日正度宗生之日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塔度宗取入宮時理宗忽夢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立為太子陸務官有詩云人間八萬四千塔便合推為第一仙蓋謂此也

癸酉咸度元狀試兩浙運使幹官臨川龔

孟鉄為考官禁道出慈谿忽夢有人以盃飲湯之且作四字
於字中晚起使覺目視慌慌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
祖十三宗為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閧經排試官房合查遣笙
秀至有負發兩逃者冀偶一兵負去而允劉判使良貴觀至
院外據揄逐椎直以第二道蕪首篇賚撰其三久之始定於
是好事者作陽聯云冀任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
劉判使院稠傳用第二道為第一中道明年秋度宗天於
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理宗時宮中蘩前後櫓掄名曰工馬
裾又以扮點眼甫名曰淚妝一時皆效之其掄運工北行之
識民間賤珠翠而向琉璃亦流離之兆也俱西湖進覽志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二十一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帝㬎

德祐元年乙亥

賈似道王爚並相陳宜中留夢炎並相

是年中書舍人請爲濟王立後仍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

王謚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正月己酉陳宜中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曾淵子除同知樞密院事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

淵子字　　　　人

文及翁簽書樞密院事自試尚書之部侍郎除

及翁字　人古杭集記曰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湖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詞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蘂天下事可知矣

倪普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普字　人

二月丁未姚希得除參知政事

希得以疾甚辭乃仍舊職奉祠請致仕不許力請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依舊潼川郡公致仕五日卒贈少保

布得好引善類不要虛譽有誦薦於上而人莫之知者罰之親族姻舊相依者數十家布得廩之終身婚喪悉損己力貺年計口授田各有差

己巳陳宜中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二月庚午賈似道罷相

正月壬午元兵入蘄州己酉呂師夔以江州降元知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於伯顏通判夏琦仰藥死至元丙子北兵入杭朝廟為墟有全姓者世為伶官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為宋殿帥時熟其為伶人揣全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患貧賤已如期往為優戲云業寺有鍾寺奴不敢擊者數曰主僧問故乃言鍾樓有巨神怖不敢登也主僧亟往視之神即跪伏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鍾神主僧曰既是鍾神如何投拜衆皆大笑曰范為之不憚其人亦不顧奔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

嗟夫凡人當困苦閑之中思得所遇公俛首下心以順承其意則諂貌諛詞以務閑其心求固其寵惟恐失之伶人以亡國之餘潰危阽死乃致譏於所忽之人快其忠憤亦賢矣哉　稗史

是月賈似道出師江上夏貴以兵來會初似道欲出師畏劉整不敢行及聞整死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於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師總禁兵至安吉似道所除舟膠於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小水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出遂由新安池口以進取於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以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二月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江淮以援江上州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托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十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

术謂伯顔曰宋人無信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
今夏難守伯顔乃令囊加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
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内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囊加歹歸報京亦還庚戌元兵犯池州知州事王起宗遁去
通判趙卯發知事不濟乃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
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妻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賈似道以
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
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
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殊
無鬭志會伯顔令軍中作大栰數株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

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顔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术與虎臣對陣伯顔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术以划舟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讙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艘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术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顔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軍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

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州去至元丙子春淮西帥閫夏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至元乙卯薨有贈以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書其墓云高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三朝野史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江漢守城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俱相繼降元壬戌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死之乙丑賈似道揚州檄諸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還都太皇太后不許招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士上言陛下

移蹕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時元行人郝經向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望經流涕江淮招討使汪立信聞賈似道帥潰江漢守臣望風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全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

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元博羅歡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三月癸酉元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乏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奈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懽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乙亥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訔以城降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丙戌知廣德軍令狐概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

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庚申元兵
既近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
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
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陳宜中上書乞誅
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
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臺臣又交章攻之詔曰大臣具四海
之瞻罪莫大於誤國都督專閫外之寄律尤重於喪師告九
廟以奉辭詔羣工而聽命具官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昔
相穆陵徒以邊將而自詭遠事先帝又以國事而自專謂宜
開誠布公以扶皇極并謀合智以盡輿情乃恣行胸臆不恤

人言以吏道沮格人材以兵術剸裁撥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得安於野榷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塗列當任閭之馳驅不度戎事之緩急戰功曠歲而不舉兵事倡日而不修纖悉於文法之搜求闊略於邊政之急切遂令飲馬僕渡長江乃者抗表出師請身勘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望以裴度之功謂當纓冠而急趨何為奉頭而竄竄遂致三軍解體百將離心彼披甲之謂何乃聞聲而奔潰孟子曰吾何畏彼左氏云我不戍夫社稷社之事綴旒是誰之過縉紳之言切齒罪安得辭姑示薄罰俾爾奉祠於戲膺戎狄懲荆舒無復周公之望放驩兜殛伯鯀尚寬虞典之誅可罷平章軍國重

事都督諸路軍馬頃之謫高州團練使　似道既有謫命適
值生辰建醮自撰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
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懸弧之日豫陳易簀之辭竊念際遇
三朝始終一節為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
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狂胡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
徂征違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身無所惟冀後圖衆口皆詆其
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效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
離猶恐置霍光之赤族仰慚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
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闓
臨掃妖氛於境外此時門下已無廖王諸客蓋似道手筆也

江萬里死難

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警報至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犯饒州通判萬道同以城降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曰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贈太師謚文忠

三月乙亥王爚左丞相兼樞密使自觀文殿大學士除爚乞致仕因乞改命經筵庶可優閑再乞以舊職奉祠京侍

讀詔不許右丞相章鑑參知政事陳宜中奏論留熗以鎮人心以康世道從之熗兩請毋署省院公牘不許又奏乞將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以宣撫討招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又奏熗單車絕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以備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不許

陳宜中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使除）

臺吏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賈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為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

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宜中招震計事伏壯士袖鐵錘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章鑑宵遁詔以王爚拜左丞相拜宜中特進右丞相爚還朝爚事即與宜中不合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爚與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為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為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爚進平章軍國重事爚拜命即日徹民居以丞相府議宜中宜中上疏以為一辭一受何以辭天下之譏亦去遣使數輩邀留之始至

三月丙子章鑑罷簽書樞密院事

元兵逼臨安鑑託故徑去追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于祠殿

帥韓震之死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至是御史王應麟繳其錄黃謂震有逆謀鑑與淵子曲庇之生是削一官放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卧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滿朝歡云

庚寅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遁

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倪普遁

及翁普諷臺諫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招榜朝堂云孟軻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於其君而不聽則去窮其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為非君臣之正

誼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
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於汝哉今內而庶僚
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離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
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
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
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面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可
令尚書省具見在朝臣在京文武特轉二官其負國棄予者
令御史臺覺察以聞且榜朝堂明吾之意然不能禁也
丙申陳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合字　　人

四月壬子高斯得除簽書樞密院事
斯得字不妄忠義傳家之子也入太學第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辟為檢閱文字端平二年稼戰没於沔斯得與其僮潛往其處得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相國斯得遇對空意盡言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忤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高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嵩之意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又通判台州召為太常博士遷秘書郎淳祐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應詔上封事時臺諫累疏論嵩之罪竟

不施行第因致仕予祠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斯得皆極言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允足為清明之累陰姦伏蠱互煽文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又言羣臣龐雜宮禁奇衺瀆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遂使衆臣爭銜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覦之漸於是羣憸悚懼或泣愬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在告幾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三請祠不許還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府塈等七人倚勢虐民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辭免上奏曰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沈塈者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

者壞者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為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若
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鐫罷以戒奉
使無狀者坦工章劾罷斯得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去移湖
廣提點刑獄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攫食資强賊劫殺平
民斯得備錄其家婿吳自性與衡老館客　學生馮燁等謀
中傷斯得道折官積斯得白于朝復正其罪出一匱書具得
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得并言於朝下其事天府索
出賍銀六萬餘兩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
性厚賂宦者言於理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進地一
節理宗曰高某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加直秘閣湖

南轉運判官改尚郎官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
辦左司力辭內批兼侍立修注官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踰
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
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
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正與秦同丞相謝方
叔大愧即為之罷董槐入相召為司農卿陳元鳳入相改秘
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問漕交承錢物
下郡吏天府榜死數人先是吳自性之獄高鑄黥配至是為
相府監奴嗾炎發其端京尹顧岩傅會其獄安吉守何夢然
奉行其事陵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擠朝廷

罪其委任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刑之命矣浙西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彗星見應詔上疏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即位召為秘書監又論罷覆還秘書監屢辭不許累遷工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忠情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卒加贈太師臺諫徐直方論似道誤國乞安置嶺表臠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之止令散官居住且謂

簿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
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
俞浙併罷斯得

四月丁卯李庭芝除參知政事

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舉鄉不行
以策干荊帥孟珙請自効時四川有警珙即以攝建始縣淳
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
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
之興國棄官為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為制置司參議
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兀兵在蜀奏

如峽州丁母憂去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守揚州揚民德之如父母咸淳五年元兵圍襄陽急夏貴范文虎之兵連敗乃命庭芝以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時似道為平章文虎貽書似道乞無使聽命京閫似道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擕美妾走馬擊球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似道芘文虎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起復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從之元兵破郢庭芝遣兵勤王為諸道倡似道督兵潰於蕪湖松江

諸郡非降即遁獨庭芝之卒所部郡縣城守元將阿朮攻揚州不拔乃築長圍困之

六月丙辰王爚詔如文彥博故事朝參起居外並免拜甲寅除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

爚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之之術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向可為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進平章軍國重事辭不許

陳宜中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留夢炎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臺臣劾賈似道誤國請竄邊表籍其家夢炎庇似道欲輕其罰簽樞高斯得力辨之斯得與平章事王爚御史俞浙相繼罷去皆夢炎為之

七月壬辰王爚罷相

爚奏宜出陳宜中或留夢炎出督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罷平章事不許京學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爚實嗾之七月壬辰詔給舍之奏三入爚與宜中必難共處兼爚近奏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遂

罷爚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爚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爚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值國勢危亡天下所屬望也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賈似道放於循州

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於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識幾疏陛下皆抑而不

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為露布逐之復詔徙於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乃面復上疏論似道俛詐貪淫禍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輙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術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

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向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葉太白李錢塘人或曰富陽人賈似道當國時行公田關子兩法民間苦之李上書力詆且獻鈔式以代關子似道怒黥流嶺南及似道敗赦還而似道亦有漳州之謫相值于途太白贈之詞曰君來路吾歸

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因關子竟如何國事當時誰與誤雷州戶匡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來七入九上書獻鈔式世皇嘉納遂為至元鈔仕至中書左丞　似道當國時臨安謠曰滿朝青都是假這回來不作要其時京師女粧競向假玉因以假為貫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役也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似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雷州寇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之貶乃賈擠之也　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曰老壑曾居葛嶺西遊人誰敢問蘇堤勢將覆餗不回

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無人作主敗垣猶有客留題算來祇是孤山耐依舊梅花片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秋壑賜第正在蘇堤葛嶺孤山之近遊自秋壑據此地有遊騎過其門值事者密報必為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逮世變而後已山房隨筆

乙未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

九月己巳陳宜中罷相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於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府算指授臣不得而

知此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向堪幾敗耶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皐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其略以爲趙溍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槩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祐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師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狠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

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掄或謂京學之論實掄嗾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

十月丁未留夢炎除左丞相

陳宜中右丞相兼樞密使 自觀文殿大學士除

太皇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勉諭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召拜醴泉觀使尋爲右丞相然然事已去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爲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爲笑十一月遣張全合君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

賈似道被誅

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鄭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恨遂拘其子與妾于别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後虎臣為陳宜中所殺　似道嘗夢見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故朝士姓鄭者多擯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素見憎於似道廷臣遂以虎臣為押送官似道溯行置酒飲虎臣言前夢且祈哀乞虎臣微哂而已途中備加窘辱及抵清漳似道泣曰夜夢不祥離此恐無生理漳守趙分如者似道門客也宴虎臣欲請似道偶坐虎臣不許似道亦固讓不敢

嘗口稱天唯謹分如蔡虎臣有殺似道意挑之曰天使今日押團練至此想無生理曷今速須無受許多苦惱虎臣笑曰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惱好死不死明日促之行離城五里小憩木綿菴似道知不可免乃服腦子路虎子飲虎臣曰好教祇恁地死大檛數下而死先是吳履齋潛安置循州時似道命知州劉宗申据摭其短竟以毒死至是分如祭似道為之辭曰嗚呼履齋死蜀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懷無任不復之傲意悉寓其中矣　似道既敗高臺曲池日就荒落有題詩于門壁者云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輝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

亡理考發身端有日鄭人應夢果何祥卧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牆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上千下秋恨秋毫空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嘯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吳人湯益詩云檀板輕敲月工花過牆荆棘刺靨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曲池魚塵在宮蛙木綿菴上尤愁絕月黑深夜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脊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尤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以上山房隨筆

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卧于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

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日張公至余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想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臥也相與笑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鼈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下三四年賈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似道書齋水書千人其數已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馬齋羅覆其鉢於棄而去眾將鉢力舉之不動啟於似道自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休時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綿州者蓋木綿卷之兆云似道少時富騎馬遊湖山小憩樓霞嶺下遇一布袋道人發視曰官人可自受將來不在韓魏公下似道意其見悔不顧而去既而醉傳平康至於改而他日復過適人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空已破必不令終後來果驗

廖瑩中羣玉似道門客也嘗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臨湻化帖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所謂世綵堂小帖也縮定武禊帖為小字刻之靈璧石〻號玉版蘭亭又集全唐詩話諸史要略二體部左傳部悅生堂隨鈔梓刊精妙未及印行而國事變矣似道褫職之日

與坐中相對痛飲悲歌雨泣五鼓方罷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服冰腦一握藥力未行而業求速死又命姬曰更進熱酒一杯再服冰腦數握愛姬始覺之急前奪救已無及矣持其妾而泣曰勿哭我從丞相二十年一日傾敗得善死足矣言未畢九竅流血而死以上俱西湖遊覽志 溫陵呂中作國史謂要南陵之後一壞于紹興之檜再壞于開禧之韓三壞于似道也相之壞國如此哉 古杭集記

十一月庚午陳文龍除同知樞密院事

文龍字君賁興化人陵卿之後咸淳五年廷對第一 初名子龍度宗為易焉文龍雅為丞相賈似道禮重由鎮東軍節度

判官歷崇政殿説書秘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先時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藁似道始行文龍獨不呈藁已忤似道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説文龍上疏以為不可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芘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溍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之未幾元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似道兵潰魯港溍最先遁帝悔不用文龍言起為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盡一策

而日生朝堂爭私意文龍上疏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行徐步之議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黃鏞除同知樞密院事

鏞字　人

乙未丞相留夢炎遁

太皇太后兩遣使召之不至

十二月庚子吳堅除簽書樞密院事

堅字　人

癸卯陳文龍除參知政事

謝堂同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除